

芦荡红星

高唱红

美声



239.07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芦 荡 红 星

奚 青 文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8/16·字数28,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 10093·106

定价: 0.11 元



目 录

赴宴斗鹁山（快板书）	1
芦荡红星（鼓词）	10
光辉照儿永向前（单出头）	18
忆亲人（单出头）	23
深山问苦（二人转）	29
太阳出来了（二人转）	38

赴宴斗鸩山

快板书

革命的大旗火样红，
毛泽东思想育英雄。
今天咱说一段李玉和赴宴斗鸩山，
革命正气贯长虹。
王连举叛变出卖党，
李玉和不幸被捕入牢笼。
贼鸩山假送请帖设圈套，
李玉和沉着冷静又从容。
你看他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真英勇。
迎朔风，举健步，雄赳赳跨进日本宪兵队，
气昂昂直奔鸩山会客厅。
但只见酒菜一桌早摆好，
荤素冷热挺丰盛。
李玉和看到此处心暗想：
贼鸩山你休想用糖衣炮弹对英雄。
革命者威胁利诱全不怕，
定叫你阴谋诡计全落空。
笑看你刀斧丛中摆酒宴，
为革命敢洒热血染青松。

在这时贼鸠山在屏风后边露了影，
嘿！这傢伙长得可真够典型：
大窝瓜脑袋刮得锃亮，
圆骨圈圈象只熊；
母狗眼上卡着眼镜，
酒糟鼻子紫又红；
鼻子下那撮卫生胡，
远处看活象趴个绿豆蝇。
他一见李玉和顶天立地厅前站，
只吓得汗毛孔里冒凉风。
好象一棵霜打的草，
强打精神往前迎。
没有笑，硬装笑，
笑里藏刀假惺惺。
(白)老朋友，你好哇？
说着向李玉和伸出了手，
李玉和只用鼻子哼了一声。
掏火柴，点起烟，
表现得坦然自若又轻松。
贼鸠山刚才伸出的那只手，
足足举了有三分钟。
看了看人家不答理，
心里话：我拿回来吧，老这么举着也不行……
收回手，走上前，
拉关系，套交情。

(白)哎呀！老朋友，好不容易见面哪！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

(白)那个时候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是日本的阔大夫！

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根本不是一条藤！

一席话，象匕首，

给鸠山来了个捂眼青。

第一个回合吃了败仗，

他死皮赖脸继续攻。

捧出了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李玉和英雄的慧眼早看清。

敞开胸怀迎风雨，

胸中自有百万兵。

任你千条绝户计，

革命者牢如泰山稳如松。

贼鸠山满满倒上一杯酒，

来来来！咱们今天干一盅。

李玉和眼望酒杯心起火，

暗暗骂道狗畜牲：

你把我人民鲜血当做杯中酒，

你把我人民骨肉当做碗中羹。

还妄想让我端起酒盅出卖革命，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睛！

想到此，毅然推开了那杯酒，

(白)鸠山先生，你甭客气了，实在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贼鸠山一看英雄不上套，
一条毒计上心中。
他本来对中国的语言不大懂，
还故意装做中国通。

(白)咳！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百年哪！有道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又好气来又好笑，
故意用讽刺的语言给他听。

(白)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

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

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说着把用完之后的火柴杆儿，

蔑视地往鸠山面前那么一扔。

贼鸠山觉得好象有根刺儿直扎嗓子眼儿。

他的脸一阵白来一阵青。

强做笑脸又答话：

(白)老朋友，我是个信佛教的人，

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丝毫不退让，

话音未落就反攻：

(白)我不信佛，可我也听说有这么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一句话字字千斤重，

只压得贼鸠山老半天上气下气没接通。

露出了啼笑皆非的狼狈相，

发出了狗未撙死的嚎叫声。

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是做人的诀窍，你要放聪明。

哼！你这诀窍对我来说好有一比，

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李玉和言似钢刀语似剑，

贼鸠山气得要发疯。

老朋友！咱们不要开玩笑了。

今天干脆照直崩。

就请你把那件东西交给我吧！

（白）啥东西？

（白）密电码！

（白）哈哈……

李玉和纵声大笑似山洪。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若说搬道岔嘛，咱们还有点基本功。

老朋友，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别怪我鸠山没人情。

李玉和巍然一笑说：“随你的便”，

想动摇我革命意志万不能！

（白）好！

贼鸠山扭过身去一挥手，

客厅门吱扭扭地响了一声。

王连举好似一匹丧家犬，

夹着尾巴进了客厅。

贼鸠山得意忘形连声叫：

(白)老朋友，你看这是谁呀？

李玉和将身一侧早看清。

只见王连举低首下气厅前站，

在鸠山面前直鞠躬。

一只手吊在脖子上，

胸前那块三级勋章，好象狗锁链一样，在前心坎子直悠荡。

李玉和怒火三千丈，

日光好似两盏灯。

直向叛徒射过去，

王连举做贼心虚暗吃惊。

抬头看，英雄怒气冲霄汉，

回头瞧，鸠山象恶鬼立在阎王厅。

想上前，正气逼人哪敢上，

想后退，阴风阵阵魂魄惊。

无奈何硬着头皮把话讲：

(白)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儿了……

(白)住口！

李玉和一声霹雳震天响，

威风凛凛傲苍穹。

横眉冷对赖皮狗，

侃言怒卷九级风；

屈膝投降真劣种，

贪生怕死可怜虫。

敌人的威胁和利诱，

我时时向你敲警钟。
你曾说身为革命不怕死，
为什么背叛来帮凶。
敌人把你当狗用，
你反把耻辱当光荣。
到头来人民定要审判你，
变节投敌罪难容。
王连举被真理的声音吓破了胆，
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恨不能钻进耗子洞……

在这时，贼鸠山得意洋洋叫了一声。

(白)老朋友，不要发火，这张王牌我本来不愿意拿出来，可
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

(白)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
了脊梁骨的赖皮狗，鸠山！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贼鸠山见道道工事被冲破，
立时又把恶意生。

(白)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
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白)哼！我干的这一行你还知道吗？
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白)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白)那些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白)李玉和，我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筋骨碎。

(白)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

(白)宪兵队刑法无情，出生入死。

(白)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

李玉和威武不屈厅前站，

激言怒斥鬼神惊。

鸠山！日本军阀豺狼种，

本性残忍装笑容。

杀我人民侵我国土，

说什么“东亚共荣”不共荣，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

抗日救国有几亿英雄。

你休想依靠叛徒起效用，

这才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贼鸠山见阴谋诡计破了产，

真比疯狗还要疯。

嚎叫一声：来人哪！

用刑用刑快用刑！

李玉和脸不变色心不跳，

说你只能把我浑身筋骨松一松。

你看他从容不迫系纽扣，

生死二字一旁扔。

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挺胸昂首对酷刑。

这气吞山河之势，

把鸠山吓得堆缩在会客厅了。

这这这！共产党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

我软硬兼施全落空。

但愿得重刑之下能招供，

有可能啊，有可能！

贼鸠山正在那穷途末路做美梦，

小伍长闯进屋里报一声：

（白）报告队长！李玉和，宁死不讲！

（白）宁死不讲？把他给我带上来！

李玉和浑身伤痕出刑室，

白衬衣上血迹红。

虽然他身受重刑皮肉裂，

仍然似钢铸铁打百炼成。

手扶椅背昂首立，

真好象泰山顶上一青松。

他面对敌人纵声笑，

笑声里面寄豪情。

笑声中日本军阀被埋葬，

笑声中百花吐艳春意浓。

笑声中四海翻腾云水怒，

笑声中神州高歌东方红。

万岁！中国共产党，

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芦 荡 红 星

鼓 词

阳澄湖水浪千层，
芦苇荡里闪红星。
抗日烽火漫天卷，
毛泽东思想育英雄。
咱今天表的是新四军十八个伤病员，
他们对党最忠诚。
千难万险何所惧，
乱云飞渡仍从容。
郭建光革命意志最坚定，
十八把火炬映天红。
地方党关怀照顾多周到，
阿庆嫂敢劈险浪战恶风。
军民团结如钢铁，
处处体现了鱼水情。
刁德一封锁鱼船使奸计，
妄想用饥饿威胁我子弟兵。
阿庆嫂身陷重围战群匪，
众伤员荷枪实弹窥敌情。
猛听得沙家浜处枪声响，
芦苇荡钢刀出鞘箭在弓。

可是啊！等了半天无动静，
战士们一片议论声：
这个说，沙家浜打枪必有事儿，
那个说，枪一响不是来了汉奸就是鬼子兵。
沙家浜屡次遭劫难，
乡亲们旧恨新仇加倍增。
看！多少房屋化灰烬，
肥沃的土地少人耕。
百里湖面无帆影，
鱼米之乡冷清清。
战士们看到这一切，
复仇怒火填满胸。
恨不能一步跨出芦苇荡，
把乡亲们救出水火中。……
郭建光虽劝战士莫急躁，
可自己的心潮也难平。
耳听对岸枪声响，
不见敌人有动静。
眼望湖面芦苇摆，
不闻轻桨点水声。
日蒋汪暗暗勾结搞活动，
乡亲们兵灾匪患不聊生。
恨不能号令一声冲出去，
誓让敌血染刀红。
又一想紧要关头需冷静，

决不能让战士们无辜流血和牺牲。

郭建光眼望湖水心潮涌……

战士小虎飞步跑来报一声。

(白)指导员，小王昏过去了！

(白)啊！

郭建光分开战士仔细看，

见小王面色蜡黄眼不睁。

(白)卫生员！

(白)到！

小王他吃没吃过药？

小凌说：所有的药品全用空。

不过，他的伤势并不重，

主要是雨淋伤口化了脓。

外加上三天三夜没吃饭，

体力虚弱所以处于昏迷中。

(白)是啊！这药品和干粮确实是个大问题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说话间小王已苏醒，

看了看，战友们围个紧登登。

郭建光手扶小王轻轻唤，

声声充满阶级情。

小王他挣脱战友站立起，

老班长手捧干粮带笑容：

小王啊，这块粘糕你吃了吧，

老这么饿着可不行。

(白)小王！你吃了吧！吃了吧！……

同志们满怀深情把他劝，

小王他周身的热血在沸腾。

手托粘糕望战友，

点点热泪洒前胸。

同志们！

指导员省下干粮给我们用，

这块粘糕，我，我，我不能……

指导员，你快吃了吧！

你腹内无食咋带兵。

郭建光按下小王一双手，

亲亲热热唤一声：

小王你就吃了吧，

身体强壮好斗争。

又是推，又是让，

(白)这一块粘糕哇！

包含了多少的同志爱呀，多重的阶级情！

郭建光感慨万端把话讲：

声音朗朗象洪钟。

(白)同志们！

眼下看这药品和干粮的问题是严重，

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有毛泽东思想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地方党一定会千方百计来照应。

常言道，黎明将近风最紧，

风口浪头练英雄。

只要还有一口气，

生命不息，战斗不停。

(白)对！

战士们挥起铁拳山河动，

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在这时湖面传来汽笛响，

警卫员飞步跑来报一声：

(白)指导员，湖面上发现汽艇！

(白)汽艇？嗯！同志们注意！叶排长带人警戒！小凌照顾重伤员！其余的人准备战斗！

战士们听说敌情眼冒火，

忘记了腹中饥饿伤口疼。

小王他第一个拔出手榴弹，

分开众人往前冲。

战士小虎忙拦住，

(白)小王，注意隐蔽！

暴露目标咱这条大鱼钓不成。

战士们瞪圆眼睛把敌人等，

那汽艇一直奔正东。

小虎子气得大声骂：

呸！你们这群狗畜牲！

不咬钩，光逗漂儿，

等着吧，早晚让你们活不成！

郭建光眼望汽艇无踪影，